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番禺陳澧撰

三國

王肅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僞作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講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語而沒其禮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爲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奪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性孔疏引聖證論云鄭國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禮案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然則周之禘嚳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爲圓丘之祭王以爲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議志載聚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祀后稷以配天此黎幹勸廢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圓丘是一。郊卽圓丘。圓丘卽郊。祭法疏。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爲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郊特牲疏。禮案圓丘之祭。周禮明言冬至。而郊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爲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爲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爲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如謂郊與圓丘是一。則當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周之始郊者。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圓丘。圓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禮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爲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答。皆稱爲五帝。未嘗稱爲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矣。賈逵。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年。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更詔曰。季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配天旅上帝。又曰。禮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禮案王肅言。

五帝不得稱上天。而晉之羣臣。乃云五帝即天。皆同稱昊天上帝。則名爲用王肅議。而實悖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韓揚上書及摯虞議改而如舊。當時天子尊用其外祖之說。而其臣能靜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此亦勸襲王肅語也。許敬宗。黎幹。大奸大惡。而尙公然說經議禮。此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後漢書曹爽傳云。作通義十二篇。不知章懷所引即漢石渠議之後。自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劉向撰。則不知其何所本也。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朱竹垞齊中讀書詩云。眞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靈威仰之屬。名號瓊奇。故後儒疑之。王蘭泉金石萃編禮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圓英何異。此亦可以釋其疑矣。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圖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圜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圜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

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圓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署同。惟成帝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誤也。成帝皆誤。當作武皇帝。此以甘泉太一祠壇爲圓丘。與雍五時謂之郊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及甘泉泰畤。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圓丘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字。帝黃靈后土。時於長安城之末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圓冥。時於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末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園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

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說郊祭一帝。法注。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園壇外。亦爲五帝位。而鄭說園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武帝太山明堂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奏同。而甘泉園丘有五帝壇。則已爲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爲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又不明言出於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出於漢制者。昔人未詳考也。其從肅說者。竟不知其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疏。王肅必有難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爲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晉書禮志云。尙書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禮案肅作聖證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岐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矣。尙書僞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肅所作也。續漢書。祭法注云。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爲非是。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戊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者。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爲土神。既有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慎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

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別論。蓋聖證論也。人間者。時

成衆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

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

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歧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

又云。太社不立於京都。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

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王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并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卽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并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祧。賈疏析，最爲簡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其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禮記注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義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遷祭，此謂鄭論周代時也。其謂子雍總貫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其廟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尙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園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奏曰。鄭園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掄紳之士。多遵園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以園義爲制。朝野一禮。從之。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多。遵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不發其短也。凡鄭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後儒固當駁正。即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奪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儀鄭堂記云。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禮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尙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園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荀爽鄭園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十九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荀謂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謂鄭園。宋忠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說夢已妄。况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園解尙書遺失事云。康王執珪。古曰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爲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辭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珪字。讀當爲柳。而以爲昧。分典三苗。典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禮案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尙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尙書撰異。最爲持平。謂其時鄭注尙書。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樺谷必是耶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樺穀。其注古文尙書。則不欲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公爲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尙書云。北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爲兆字。而譏鄭非也。同瑀改作目瑀。則三宿三祭者。果何物乎。如其說。則瑀字已足。曰爲贅也。大保以異曰秉璋。以酢天子之瑀。乃有異者乎。其性謬甚矣。江氏云。若以同爲目。謂爲古瑀字。則奉目瑀。受目瑀。成何語乎。王受同以祭。太保以上三事。段氏以異同。醉則同。非酒器而何。王氏云。瑀豈可酌酒。屢相授受。何爲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爲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段氏云。爲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洮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解爲澣衣。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駁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也。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則洮謂濯手。類而基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便更衣。澣濯其汚。方被冕服。此則不可通也。不更衣。則衣在身。豈能澣濯乎。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况一經之注。誤者只四條。正可見其精善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達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鬻爭如此。江良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

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漢昭烈。署周羣爲儒林校尉。來敏爲典學校尉。尹默爲勸學從事。許慈。胡潛。並爲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

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有名於後世者。惟譔周。蜀之蓋矣。

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范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齊梁傲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禮謂平叔之受誣。得錢氏之論而一

雪矣。晉友鄭特夫亦云。何晏之奏。皆論語之精義也。陳承祚不敢爲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并載孔父之奏。其實非本紀所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爲卦。輅既稱引鑒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管輅傳。○世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自脫。良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鍾會傳。注。引王弼傳。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輔嗣談老莊。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世說。文學。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澄謂虞仲翔注易。而徧詆荀。謂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

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圖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圖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傳注。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志彌敦乎。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同。禮謂遇之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

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講尙書畢。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物各有差。又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尙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弑時。年甫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觀其幸太學。講尙書駁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此事甚可惜。讀史至此。不禁爲之感歎也。

